

红楼梦

与国际汉学

张丽珍 潘碧华 编

HONGLOU MENG
AND SINOLOGY

Edited by
Teo Lay Teen
Fan Pik Wah

《红楼梦》与国际汉学
——第六届《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Honglou Meng and Sinology

Teo Lay Teen 张丽珍
Fan Pik Wah 潘碧华 合编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Malaya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丛 03

《红楼梦》与国际汉学

主 编 张丽珍、潘碧华
责任校对 崔彦
排 版 黄宇琛
出 版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 话 603-79675650/5651
传 真 603-79675458
印刷发行 漫延书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6, Jalan Sentosa 41,
Taman Bunga Melor, Jalan Meru,
41500 Klang, Selangor
电 话 +6012 620 6801
版 次 2009年4月15日 初版
定 价 RM 30.00
国际书号 ISBN 978-983-42746-7-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Honglou Meng and Sinology

Edited by Teo Lay Teen, Fan Pik Wah

© 2009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ong lou meng yu guo ji han xue]

红楼梦与国际汉学 / 张丽珍, 潘碧华编

(马大中文系学术文丛: 3)

ISBN 978-983-42746-7-2

1. Chinese literature--Qing dynasty, 1644-1912--History and criticism.

I. Teo Lay Teen, 1953- II. Fan, Pik Wah, 1965-

III. Series.

895.1348

编者的话

2008年7月26及27日，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和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共有31位来自11个地区的学者发表论文，与250位马来西亚红学爱好者展开2天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冯其庸先生和蔡义江先生虽然未能赴会，但也给大会提供了论文，令我们感动。

会议之后，我们选出21篇论文，根据内容和主题，分成四辑，分别是一、总体与现状研究；二、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三、文学与艺术研究；四、翻译与比较研究。我们也收录了会议的总结和综述，以及有关的资料，结集成书，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总结和纪念。

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此书的出版，我们要特别感谢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和中国红学会，尤其是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会长丹斯里陈广才，如果不是他穿针引线 and 大力支持，马来西亚不可能取得第六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主办权，同时得到足够的经费完成此次盛会。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促成会议和此书出版的人。

2009年2月1日

序／第六届国际《红楼梦》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丹斯里陈广才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会长)

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自1980年6月20日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揭开序幕至今已届28载。此后的四届都在中国本土举行。这一届，也就是第六届在吉隆坡举办，可谓意义非凡。这是《红楼梦》国际大会第二次在海外举行。

当年聚首威斯康辛大学的红学大将，有的已离开我们，有的则已垂垂老矣，这一届他们都没有与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大将，今为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的冯其庸教授，原拟出席，后因故不能成行，却为大会寄来论文《红楼论要——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以及祝愿大会成功举办的“贺诗”，关怀之浓情令人感动。

这一届出席大会提呈论文并参与研讨的学者，共有三十余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与港台、日本、韩国、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捷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盛况依旧、气氛热烈。从这一届中外专家学者老中青同堂研讨的盛况看来，红学这一片天地，生机勃勃，方兴未艾。令人欣慰的是，后浪推前浪，新秀辈出，接班有其人。

作为大会顾问，我要特别感谢联办单位中国红学会的领导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全面的配合、指导。我也要感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丽珍博士领导的全体工委的策划与分工合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赞助机构天安保险在经费上的赞助。我更要感谢各国专家学者应邀驾临大会发表论文及参与研讨。所有在各方面促成大会圆满举办的各方人士与社会贤达，我也一并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红楼梦》是中国艺术的瑰宝，它的非凡魅力吸引了千千万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投身“红学”研究的天地之中，自不待言，各国非华裔的有识之士因其魅力而参与红学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通过“红学”国际研讨会，为各国红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研讨平台，对扩大“红学”的天地、壮大“红学”的队伍，肯定能起促进性的作用。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发起人之一的周策纵教授，当年倡议红学朝多角度、多元性进行探索研究。从这一届与会者所发表的论文看来，今天的红学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成绩可圈可点。

这一届在大会发表的论文，既有红学史研究方面的、有文献学方面的、也有人物与文艺研究的；此外，还有翻译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的，可谓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这次出席红学大会的四位马来西亚新秀所发表的论文涉及四个不同的范畴：孙彦庄博士从翻译切入，许文荣博士通过比较进行论述，潘碧华博士从诗性特质论《红楼梦》，而严家建博士则从宗教式度世情怀论《红楼梦》中的两个角色，可说是大会多角度、多元性的缩影。

这四位大马红学新秀在大会上的表现，令我对大马红学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多大马的年轻学者加入红学研究的行列，从而壮大大马红学研究的队伍。只要大家能善用大马多元社会的优越性与由此衍生的创新资源，在前辈红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性的探索，从新的角度切入，必能为红学研究开辟新天地，写下红学的新篇章。把大马发展成为东南亚红学研究的中心，让大马成为海外红学的一个重镇，是我们殷切的期待。

这一届的国际红学学术研讨会在大马的吉隆坡举行，肯定是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记录这一届红学大会的丰硕成果，筹委会决定把大会论文结集成册，以“论文集”的方式出版，让各国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心得广泛流传，以饕红学爱好者。我衷心希望这本论文集面世后，广大的读者能从中受惠。

编者的话	5
序／丹斯里陈广才	6

第一辑：总体与现状研究

红楼论要——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	冯其庸（中国） 13
《红楼梦》原稿为何只存八十回？	蔡义江（中国） 41
百年红学的启示	张庆善（中国） 50
曹雪芹生父新考	张书才（中国） 56
红学中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评析	孙伟科（中国） 72

第二辑：传播与接受研究

马来西亚红学研究的展望	陈广才（马来西亚） 97
试论《红楼梦》第十二回早期在日本传播后对日本文人的影响	船越达志（日本） 103
周策纵的曹红学：文化研究新典范	王润华（台湾） 118
吴宓与俞平伯	沈治钧（中国） 145

第三辑：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及其演变——兼谈《红楼梦》方言 研究与校勘中的两种值得思考的倾向	胡文彬（中国） 177
以诗为文——论《红楼梦》的诗性特质	潘碧华（马来西亚） 193
索隐红学、探佚红学与文学创作	陈维昭（中国） 207
论《红楼梦》中的镜子意象及其象征内涵	金芝鲜（韩国） 220

第四辑：文化与宗教研究

- 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 吕启祥 (中国) 239
- 一切皆苦——《红楼梦》的神话解读 董希平 (中国) 250
- 《芙蓉女儿诔》的文化意蕴 李国正 (马来西亚) 272
- 从癡僧跛道两个角色看《红楼梦》的宗教式度世情怀
..... 严家建 (马来西亚) 284

第五辑：翻译与比较研究

Living a Poetic Life, or Melancholy and Youth: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1792) in Germany

- Wolfgang Kubin 顾彬 (德国) 297

Honglou Meng – An Ingenious Literary Cryptogram

(or An Interesting Parallels between a Real Fate of the Cao's Family
and the Fictive Fate of this Famous Jewel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Marina Čarnogurská 黑山 (斯洛伐克) 311

霍克斯的创造性叛逆之探讨

- 以《红楼梦》英译本中的隐喻为例 孙彦庄 (马来西亚) 319
- 《红楼梦》的文化翻译——以韩国语译文为主 崔溶澈 (韩国) 333

- 总结 / 梅新林 (中国) 353

目录

附录

第六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工委	363
第六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流程	364
国际汉学·红学舟渡	韦科(中国) 368

红楼梦

与国际汉学

第一辑
总体与现状研究

红楼论要

——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

冯其庸

(中国红学会顾问)

《红楼梦》是一部既浅易又艰深，既易读又难懂的书。二百多年来，《红楼梦》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谈，而且愈演愈烈，一部封建时代的小说，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非但未见冷落，反而比以前更热，这正好说明此书的可读性、易读性的一面。但是二百多年来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也同样是愈演愈烈，这期间，除了一些人物的爱憎、情节的理解上的异见外，也含有关于对《红楼梦》深层内涵理解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是很难取得一致的。曹雪芹自号“梦阮”。“阮”，就是阮籍，他是正始时期的大诗人，他有《咏怀诗》八十二首，世称难读。钟嵘说他“归趣难求”（钟嵘《诗品》），李善说他“常恐罹谤遇祸”，“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下难以情测”（李善《文选》注）。曹雪芹自己也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可见他与阮籍有同样的隐忧。这“真事隐去”，并不是说把“真事”隐没有了，而是说把“真事”隐在“假语村言”的故事里。他还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满纸荒唐言”也就是“假语村言”，可其中却隐着“一把辛酸泪”，“辛酸泪”当然是说自身的悲惨遭遇了。后两句是说怕读者不能理解他的这番苦心，不能看出他“隐”在故事里的种种悲惨的遭遇，感叹后世有谁能理解他的苦心呢？

所以《红楼梦》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书面上的故事情节、成败兴衰、悲欢离合，这大家是能看得懂的；另一层是隐在故事背后的情节，

而且还只是事实的一点端倪、一鳞半爪，这是人们不易看到的。曹雪芹生怕他苦心隐藏的“一把辛酸泪”这一鳞半爪的隐情，没有人能看出来，那末他就白费苦心了。但是，刘勰曾经说过“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只要沿着水流去寻找源头，即使最隐避的源头，也能被显示出来。刘勰的话是对的，我们对《红楼梦》的认识，也应当作如是想。

一、《红楼梦》的时代

衡量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首先要确定作品或作家的时代。时代是衡量作品或作家的一个座标。《红楼梦》的时代，也就是曹雪芹的时代。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和他的年寿，在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曹雪芹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1]还有1968年北京通县张家湾出土曹雪芹墓石，上书“曹公讳霑墓壬午”。“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除夕”是2月12日。另一种说法是“癸未”除夕，根据是敦敏《懋斋诗钞》有《小诗代柬寄雪芹》，诗是约曹雪芹于上巳节前三日来喝酒。此诗无署年，但在此诗前三首《古刹小憩》题下有“癸未”两字纪年。“癸未”是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说者认为乾隆二十八年春敦敏还邀曹雪芹于上巳节前来喝酒，可见此时雪芹还在。但这条论据十分脆弱，经不起分析的：第一，如果雪芹还在，应该有诗答谢，现在却无他的答诗；第二，在《小诗代柬》以后整整癸未、甲申两年，未见曹雪芹的信息，连其他朋友们的诗集里，再也没有雪芹的影踪了，到了第三年乙酉（乾隆三十年）却又有了关于雪芹的诗，但已经是悼念他的诗了。所以用癸未年的《小诗代柬》来证明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除夕，是不可靠的。从当时的

1 同样的批语，在夕葵书屋本《石头记》卷一上也有，如果算上此条材料，可算有三条证据。但这条批语明显是过录的，故未列入。此条批语的署年是：“甲申八月泪笔”，这“甲申”的署年很重要，可证甲戌本此条署年之误。

通信条件来说，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死去，敦敏到第二年的二月中或未还未知道，中间隔了一个多月，这是并不奇怪的。因此曹雪芹的卒年，大家认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比较可靠。

关于曹雪芹的年寿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敦诚《四松堂集》里的《挽曹雪芹》诗，一开头就说“四十萧然太瘦生”，后来此诗又经改作，首句作“四十年华付杳冥”，诗题下又加了“甲申”两字，这是癸未后的一年，已是雪芹去世一年后的事了。因为两句诗都作“四十年华”，所以有的研究者就认定雪芹只活了四十岁。但是雪芹的另外一位朋友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诗却说“年未五旬而卒”。也就是说还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没有到五十岁，也总得有四十七、八岁吧。张宜泉的这句话是诗题下的小注，文字准确性较强，敦诚的“四十年华”是诗句，文字受诗律的拘束。坚持“四十年华”的认为活了四十八、九岁就不能说整数“四十年华”，这是把大的年岁说小了。最近，沈治钧同志作了统计，年近五十而诗语称四十者并不乏例，所以不能把“四十年华”看死了，何况张宜泉与雪芹同住西郊，用的又是注语，其准确程度应该是可信的，职是之故，目前一般都定雪芹大约活到四十八岁左右，从壬午除夕上推四十八年，则雪芹的生年应该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关于曹雪芹的父亲，一般认为他是曹颀的遗腹子，是曹寅的嫡孙，但也无确切的根据。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曹颀的儿子，但无可靠的证据。所以只好两说并存。

我们用逆推法大体推算出雪芹生活的年代以后，则可以看到他是生活在18世纪初期到中期。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18世纪初期到中期，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第二次高潮了，第一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它们的资本主义化是在康熙之前，到了曹雪芹的时代，18世纪的中期，已经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化了。大概在乾隆二十五年，即是《红楼梦》庚辰本的年代，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已大量投入生产，英国的工业革命发展到了高潮，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也就是说，世界上已有若干国家、若干地区，冲破了中世纪封建制的樊篱，世界的历史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

的时代了。这就是《红楼梦》的外部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征。

但是，《红楼梦》的内部世界，即当时的中国，却与外部世界大不相同。康、雍、乾的时代，还被称为封建时代的盛世，还在做着封建皇朝的好梦。然而，进一步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中、后期起，已渐渐孳生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状态的经济因素，而且到了明代后期有了新的发展。正当这时却爆发了明金战争，在这一场战火中，明代覆亡，后金统一中国，改国号为“大清”。这一场战火，使原来较为发展的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策调整，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了康熙晚期，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社会经济的繁荣已超过了明朝末期，至乾隆中期，即曹雪芹的时代，社会经济更有所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也有了相应的复苏和发展。这就是说，尽管当时中国从总体来说还是封建的盛世，但从微观来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成分，已有了新的经济因素的萌生，社会在开始缓慢的变化。由于社会经济构成上的新的因素的出现，在意识形态上，自然也相应地出现了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思想。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并不是等量的、等比例的发展的，而且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往往会先于经济基础的发展。道理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产生的，相反，它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和完成的。所以在封建社会内部，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当新的经济因素出现并发展以后，有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思想的产生，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正常的现象，而且初期的这种微弱的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混杂着传统的旧意识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要善于去分析这种新旧混杂的思想文化，从中看出哪些是新生的幼芽，哪些是腐朽的旧枝。我们在研究《红楼梦》时之所以一定要认真研究《红楼梦》时代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就是要分析《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复杂的思想状况，从中区别出它的新旧来。

二、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诞生

曹雪芹的家世，是一个典型的百年家世，他的六世祖曹锡远（世选）和五世祖曹振彦，是明代驻防沈阳和辽阳的中下级军官，籍贯是辽阳。曹锡远曾任沈阳中卫指挥。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和辽阳，曹锡远和曹振彦归降后金，此后曹锡远即无记载。曹振彦则归后金驸马佟养性管理。佟养性死，曹振彦即转到多尔袞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佐领）。他是带领三百人的战斗部队的首领，以后随多尔袞打进山海关到北京。顺治初年，又随多尔袞平定山西大同姜瓖之乱，立功，任山西吉州知州。从此曹家即从武职转为文职。曹振彦此后又任山西阳和府知府、浙江盐法道等职。他的儿子曹玺，曾从征山西，曹玺的妻子孙氏，当了康熙的嫔母，康熙八岁登基，即简派曹玺为江宁织造。曹玺的儿子曹寅，曾为康熙的伴读和侍卫。康熙二十三年曹玺去世，由曹寅接任江宁织造。从曹玺开始曹家即成为康熙的近臣，曹寅则更为康熙所器重，曹家也从此走上了飞黄腾达的仕宦之途。曹寅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才，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件件皆能，办事能力强，在江南和京城，团结了不少遗民和文人，他极为康熙所信任。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在扬州病重，康熙特派快马专使送药，限九天送到，但药未到曹寅已去世。曹寅去世后，康熙即命曹寅之子曹颀继任，不想三年后曹颀病逝。康熙为保全曹家，亲自命曹寅之弟曹宣的第四子曹頫过继给曹寅，继任江宁织造。康熙于六十一年去世，雍正即位，曹頫仍任江宁织造，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骚扰驿站案”爆发，此案十一天后，即十二月十五日，曹頫被革去织造之职，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产被查封，雍正六年初被抄家迁回北京。当时迁回北京的，有曹雪芹的祖母李氏、曹雪芹（约14岁）和家仆三对，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房。曹頫则枷号收监，到乾隆元年大赦才获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从雍正五年十二月被查封，雍正六年二月抄家遣返北京，终于彻底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家从天命六年（1621年）归顺后金，到雍正六年（1728年）彻底败落，前后共108年。